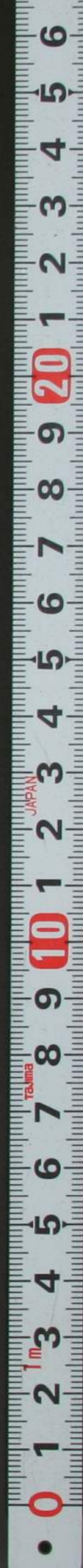




ル 5.
1554
14



明 凡 85
編 卷 1554
14

水經注卷三十三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鄜道元撰

江水

官本日案近刻作江水云

岷山

趙釋曰全氏曰案元和郡縣志汶山即岷山荀子江出汶山是也漢志作嶧則增加之文宋祁曰岷當作嶧誤矣說

文作

在蜀郡氏道縣

山在

西徼外江水所出續志同二縣名稱久已各著所出之水

又異

自蜀漢號湔氏道曰氏道晉改曰升遷於是始相混淆矣

事者

徒以酈注舉蜀漢之制以釋經不學之徒因并經而改之

非其

義矣

岷山

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

導也

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

漫小

水百數官本日案水近刻訛作大案殆未濫觴矣東



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為天彭谷也官本

日案近刻脫彭字 案朱脫趙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

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

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

官本日案元延近刻訛作延平 案朱訛岷山崩壅江水三

趙改刊誤曰延平當作元延何焯校正

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

騷也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氏道縣北官本日案此

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漢武帝元鼎六年官本日案

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近刻訛作

元封四年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案漢武帝元鼎六年

以舟駟地置汶山郡地節三年廢屬蜀郡北部非元封四年

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為昇遷縣

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官本日案十

近刻訛作千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千胡渭改十趙釋曰一清案龍涸亦

日龍鶴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再駟白

馬匡明皆置戍守即龍涸也周天和元年置龍涸郡元和志

云故城在翼州衛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為土谷渾所

居故曰防渾城蓋亦氏羌別種之名號也又曰龍鶴通鑑齊

紀永明三年仇池鎮將穆亮帥騎三萬軍於龍鶴是也鶴鶴

字通又曰龍格晉紀義熙四年桓謙至成都譙縱疑之

置於龍格胡三省曰即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又八

十里至蠶陵縣官本日案蠶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又南下

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

十餘里至汶山故郡趙釋曰全氏曰晉移汶山郡乃廣二百

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溼坂官本日案溼近刻訛作濕

要云茂州茂溼山在州北十二里林木茂密常有江稍大矣

嵐氣益州記云江至溼坂而稍大是也濕當作溼

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晒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

為井絡趙釋曰案蜀志秦必傳裴註引河圖括地象帝以會

作上為東井絡至左思蜀都賦乃省裁東字

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

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

流入其中所公共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蜀郡下云東北百

四十里曰岷山官本日案近刻脫曰字案朱脫趙增

所出東注于大江岷山即岷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日新道

南山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山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

王陽按轡處也官本日案近刻王下平恆言是中江所出矣

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于岨岷又東百五十里曰岨山北江

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岨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

多怪蛇趙釋曰一清案明楊慎欲據此以當禹江水又逕汶

江道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汶江不曰道至續志始加道

經注補之汶出徼外嶠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

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官本日案此六字

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綿虜道官本日案近刻脫虜字

清案班志蜀郡之綿虜續志謂亦曰綿虜縣之玉壘山官本日

虜近刻訛作夷案朱作夷箋曰孫云綿夷字誤案漢志蜀

郡有綿虜縣注云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應劭

曰虜音斯 呂忱云一日半浣水也下注江趙釋曰一清案漢

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水又東別為沱官本日案此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

壘作東別之標者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汶縣即汶山

郡治劉備之所置也趙釋曰全氏曰案宣帝地節中廢汶山

靈帝立劉昭補註郡國志 渡江有笮橋江水又歷都安縣官本

日安帝延光三年復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縣有桃關漢武帝祠

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壩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堰於江作壩案朱同趙於改闕刊誤曰

於當作闕又朱 趙壩皆作壩 壩有左右口謂之湔壩江入郫江檢趙作檢

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

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

江官本日案近刻脫穿字案朱脫趙增 西于玉女房下白

沙郵官本日案三字上近刻有于字又訛在下句作三石人朱趙此下有郵在堰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

不沒肩官本日案近刻訛作要案朱 是以蜀人旱則藉以

為漑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

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堰上官本日案堰下近刻衍官

又謂之金隄官本日案近刻脫左思蜀都賦云趙作西踰金

隄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朱作大箋曰一國之所資

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

屯觀坂從事何旅日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下反官本日

字近刻作自上觀下反上 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朱

宏所殺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

夜之時光興上照趙刊誤日箋日華陽國志作光江水又逕

江原縣官本日案原近刻訛作鄉案朱訛 王莽更名邛原

也鄴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為叛

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于水郡縣表異焉

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

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

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郫縣下云

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顧祖禹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為沱水夫二江為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宛溪之說誠然且梁荆之沱有三蜀郡之汶江也郫也南郡之枝江也汶江枝江俱無禹貢字而郫獨有之何哉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檢江即流江冰穿一江而為二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何得以郫江為沱耶胡拙明則主郫江云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從而濬之遂并數為二江夫既云二江皆冰所穿則何以獨指檢江為冰之創始而郫江僅加疏濬耶此欲諂附班志郫縣下禹貢二字而不覺言之

出於胸臆不可從也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官本日案近刻脫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神上落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

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于江岸旁有聞冰

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亟官本日案近刻作疲極案朱同趙疲改大刊誤曰疲黃省曾

本作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

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

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為王國更為成

都內史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

帝元朔二年改梁趙有曰益州以新啟犍為牂柯越嶲州之

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故李固與

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瀟腹而去官本日案謂近刻訛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案朱趙作為

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

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是也城北又有龍

隄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

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郛江上曰冲治橋官本日

脫上曰二字治訛作里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華陽國

志作冲治橋此云冲里是唐時寫本避高宗諱日章懷後漢

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

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

市市橋門官本日案此八字近刻訛作在一頭沈之于淵也

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官本日案

字案朱脫下曰笮橋官本日案笮近刻訛作南岸道東有

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初後學堂遇

火趙刊誤曰箋曰舊水經作永年華陽國志作永後守更增

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星橋南岸道東官本日案近刻脫

三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道西城官本日案近刻脫故

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他江官

日案他近刻訛作沱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蜀有迴

復趙作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

之遂不為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

就都亭也李冰識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川原官本日

訛作有望穿脫原字案朱同趙仍穿增原刊誤曰望穿下
落原字劉昭郡國志蜀郡廣都縣下補註引任豫益州記曰
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云後漢所
穿鑿者華陽國志云廣都有漁田鹽井之饒江有漁漕梁山
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即望川源矣若
此神功要非李冰不能也趙釋曰一清案劉昭補註郡國志
引任豫益州源鑿山崖度水官本日案近刻脫崖字
記作望川源鑿山崖度水案朱趙無度並作渡結諸陂池

故盛養生之饒即南江也又從沖治橋北折官本日案治近刻訛作里案

朱趙作里曰長昇橋城北十里曰昇僊橋官本日案近刻僊訛作遷脫橋字案朱訛脫

趙改增刊誤曰華陽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朱箋曰華陽國志作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叩蜀果

如志焉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

在七橋連星間趙釋曰一清案華陽國志曰安軍宜在七星間全祖望曰自沖里橋至長昇橋為七橋華

陽國志曰郫江上西有永平橋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此一橋不在七橋之列今注失去一句寰宇記云萬里橋一名篤泉

橋橋之南有篤泉也此橋因費禕使吳諸葛祖歎得名然則非李冰之舊矣又云笮橋亦名夷里橋而下又有笮橋即夷里橋之目笮橋以竹索為名笮橋以汶江一名笮橋水受氏注故分而為二又曰江橋亦名安樂橋七星橋之一篤泉橋星橋之二市橋星橋之五而此外無聞焉楊慎四川總志曰考七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江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曰笮橋曰長昇橋郭江上西有永平橋及城北十里又有昇僊橋不知所謂七橋者竟何所指今存者市橋笮橋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萬里橋昇僊橋餘俱無所考矣其副劉尙南北相望夾江為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墜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

潛渡江就尙擊豐斬之于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

又穿湔洩以溉灌繁田朱趙有一字千七百頃湔水又東絕縣洛

官本日案湔近刻訛作江案朱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

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趙釋曰一清案山堂雜論曰外江內江之名前後凡

三見大江為外水涪江為內水此不易者也湔水入洛為外江流江入江為內江此自成都府言之也郫江對大江而言則大江為南江郫為北江對流江而言則流江又為外江郫江為內江此自成都一城言之也流江實兼內外之稱各因所指立名似相雜而實不相溷也

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朱無江字璧作璧趙增改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江字璧當作璧何焯云據文選注校寰宇記云玉津縣本漢南安縣地隋大業中置以江有璧玉津故以為名案華陽國志云玉壘山出璧玉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官本日案

涑近刻訛作涑案朱作涑箋曰涑水當作沫水趙改涑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官本日案近刻置以為縣九字案朱趙同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官本日案有建元六年置五字係上文脫誤案朱趙同趙置下增郡字王莽更名郡曰西順官本日案近刻脫郡曰二縣曰戡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朱箋曰華陽國志曰更始

時犍為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戰死之而任君業閉戶費貽素隱光武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

有郫江入焉趙有出江原縣官本日案原近刻作源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江源字誤當作江原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趙釋曰漢書地理志校

指曰江原縣郫水近世謂之大阜江者岷江之類正流而班氏以為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縣下江上官本日案注案朱趙作注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

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巖鑿天社山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大陽國志作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

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朱箋曰華陽國志

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王橋為東接江陽南導也自荅趙作荅道與濛趙作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

僕水合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蜀郡臨邛縣僕于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而是注云布僕水未知

是孰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都西部

郡置漢書武帝本紀可證不得兼言

元封四年也又越嵩郡治邛都沈黎郡治都不得兼言

都尉仍治旄牛其縣隸蜀郡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

案朱同官本趙增帝都改郡刪下邛字刊誤曰漢武下帝

郡下邛字衍文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羌

范史笮都夷傳云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

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民華

陽國志同而前書紀志及續在邛崃山表

志皆無之亦見青衣水注中

案朱趙無有弄棟入渡之難揚

縣西布僕來分為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

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縣

官本日案原近刻訛作都案朱

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隄跨四十里

官本日案近刻作有

案朱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

朱箋曰玉匣經云青城山黃帝

再朝六時酒泉以代暑漏在岷山之南羣

峰掩映互相連撞虛無所宅祥異則多

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以樂遠

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

嵩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入于僕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脫趙增又郡朱作都趙改刊誤曰箋曰都

宋本作郡案全氏云青蛉縣下落入于僕三字

郡本雲川

朱作山箋曰華陽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

國志作川趙改川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青蛉縣上承青蛉水逕葉榆縣又

行五百里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官本日案近刻訛作縣案朱

蜀置治味縣宋志云建寧太守漢益州州故康降都督屯故

郡劉氏更名建寧是郡非縣也縣字誤南人謂之屯下官本日案人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劉禪

改刊誤曰入當作人古人字與入似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出秦臧朱作

藏日前漢地志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趙釋曰一

作臧趙改臧益州郡秦臧縣牛蘭山水所出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趙

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僕水二字刊誤曰又東上落僕水二字趙釋曰一清案漢志

越舊郡青蛉縣僕水微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

百八十里過郡二謂越舊益州也此別是水出微外東逕其

一僕水非臨邛之僕干水也亦見溫水注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蒼冷縣官本日案蒼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麓漢書今本亦訛說文云麓從米尼聲交趾有麓冷縣

案朱趙訛麓趙刪東上僕水二字刊誤曰全氏云據漢志是

勞水入海非僕水也僕水入勞不入海僕水二字衍文趙釋

曰一清案漢志益州郡來唯縣勞水出微外東至糜伶入南

海過郡三行二千五百六十里南流入于海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

彭與吳漢滌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

為刺客所害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官本日案模近刻訛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謨當作模亦字謨亦字訛在謂之上

當移在曰字上通鑑注引此文校正此地有彭豕言彭祖豕

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

漢河平中趙河改和刊誤曰山崩地震江水逆流趙釋曰全

書五行志和平元年廣懸漑有灘名壘坻官本日案華陽

漢梓潼山崩非此山日鹽漑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李冰所平也朱箋曰華陽國志

里治青衣江會縣漑有名灘一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

日雷垣二日鹽漑李冰所平也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荆人警令朱箋曰漢志

縣趙釋曰一清案寧字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朱趙

記引周地圖記作警靈水三十三

字 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

朱利 趙釋曰全氏曰案華陽國志是朱提女子利 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于蜀號

日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 失趙有

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

開明縣南有峨眉 趙作 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 官本

日案近刻訛作漢 案朱訛趙改 東南流與泝水合 趙泝改泝刊誤曰 水出

微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泝水出蜀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 從水我聲

以為泝水也出蜀汶江微外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 從水我聲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

至南安入泝汶江縣泝水出微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

行三千四十里師古曰音哉泝乃泝之誤即禹 南至南安入

貢之和夷也和泝同音道元故引說文以正之 大渡水 走釋曰禹貢雖指曰班固謂大渡入泝道元

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濛 趙作 水出漢陽西入江瀘陽西 趙

又東南過夔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渚水北流

注之 官本日案渚近刻訛作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

渚音相近注云渚 水則未聞是也

縣本夔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 趙下仁改

仁當 故人故字從人 孫校曰案說文夷从 秦紀所謂夔僮之富者

也 官本日案近刻脫 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

言使縣令南通夔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

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

鑿之迹猶存 官本日案鑿近刻訛作塹脫鑿字 案朱訛脫

字方輿紀 王莽更曰夔治也山多猶猢猻似猴而短足好遊巖

要校增 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

趙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云江有兵欄李冰燒之後漢志云

有玉岳蘭案兵關天子之門禁也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于帳中也史記索

隱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庾子山作吳明徹墓誌曰

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正使此事蘭欄闌 其神作大難江中崖

三字通用郡國志之玉岳蘭蓋誤文耳

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五色

馬 官本日案近刻作有赤白玄黃五色馬 案朱作猶有赤

白玄黃五色馬赤白照水玄黃從焚來趙改猶有赤白玄

黃五色照水馬魚從焚來刊誤曰箋曰後漢志云越巂舊本

有雙人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案此是華陽國志文劉昭

補註郡國志引之道元鈔變其詞以赤白玄黃并於五色之

上則下文不應又重赤白玄黃四字全氏校衍之是也馬字

當移在照水之下從焚來補註 赤白照水玄黃魚從焚來

作魚從楚來當從焚來為正 案朱趙見上 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 趙釋曰一

日案近刻脫魚字 案朱趙見上 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 趙釋曰一

記我州夔道縣有伏犀灘引水經注云昔有黃牛從 益部者

夔溪出而上此崖乃化為石是名伏犀灘今本無之 舊傳曰張真妻 貞 官本日案真近刻訛作員下同華陽國志作

張貞妻也 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

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

人為說日符有先絡 朱作光洛趙改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

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符有光洛夔道有張帛原注洛

疑即終字何焯曰雄蓋雜字轉寫之誤後漢書亦誤當從華

陽國 夔道有張帛者也 江水又與符黑水合 官本日案黑近

入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經趙改注里改 水出

黑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符里當依箋作符黑下同 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

誤方輿紀要云蜀志後主延熙中立南廣郡以常竺為太守
晉廢此事不見陳壽書蓋蜀中志乘耳然以是注觀之似是
蜀置西晉廢而導源汾關山北流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北水
東晉復立也

水字有大涉朱作步箋曰步宋水注之水出南廣縣官本日
衍文案朱脫趙增北流注符黑水又北逕樊道入江謂

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之南廣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符黑
水所出北至樊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

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渚水則未聞也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官本日案
洛縣原本

及近刻竝訛作洛陽今改正案東南注之
朱訛趙改又朱箋曰魏當作漢

洛水出洛縣漳山趙刊誤曰漢志作音亦言出梓潼縣柏山
山蓋世本有缺畫耳

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崦嵫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

經不言洛水所導孫校曰山海經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
凡之山洛水出焉東注于江正是此洛水

而鄭氏以為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蓋亦疏矣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冰

導洛通山水流發瀑口朱作暴箋曰一逕什邡縣漢高帝六

年封雍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

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祖趙作帝之為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

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趙釋曰一清案下

續志云廣漢有沈水即涪水注所謂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

水者也亦作繩鄉華陽國志云廣漢郡本治繩鄉永初二年

移治涪後治雒城也蓋乘王莽之就都縣曰吾雒也官本日

沈繩字同音假借用耳案吾雒

近刻作廣信係後人妄改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莽改

雒縣曰吾雒後人不知西京廣漢郡治雒而以廣漢縣宜為

郡治故改縣曰廣信以實之而不悟其非漢安帝永初二年

也黃省曾本元作吾雒可知舊本不誤也

移治涪城後治洛縣官本日案原本脫此四字近刻脫治字

今據歸有光本補正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後下落涪字方輿紀要云漢雒縣屬廣漢郡後漢為郡

治蓋廣漢本治雒縣之乘鄉安帝時移治涪城後更治雒縣

劉焉徙治 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

十年沛國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

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將攻洛龐士元中流矢死于此益州

舊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為字案

朱脫趙增刊誤曰犍為下當重

一為土地沃美人士雋又一州稱望 朱一上有為字趙刪

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江

案朱作江箋曰江士遊

後漢書作姜士遊華陽國志云孝 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

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趙改姜

膾常以雞鳴遡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 官本日案近刻脫取

字案朱脫趙增

婦恐姑知稱託遊學 官本日案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詩冬

今據後漢書改正案朱趙作詩

夏衣服實投 趙有江流 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稱廣漢姜詩

妻龐氏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

知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又云永平三年察孝廉拜

郎中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注云子坐取水溺死則死者詩之

子何以又云婦恐姑知稱詩

遊學乎文義實為乖爽矣 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

官本日案涌泉近刻訛作洞泉下又衍一泉字案朱同

趙洞改洞下泉改潛刊誤曰洞當作洞下泉字當作潛 而

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涌泉

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孝悌發于方寸徽美

著于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

此其一焉與縣水合水西出縣竹縣又與湔水合 趙釋曰一

清案漢志

廣漢郡雒縣章山雒水 亦謂之郫江也又言是涪 朱作洛箋

日宋本作

涪趙 改涪 水呂忱曰一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為牛

鞞縣為牛鞞水 官本日案近刻脫縣字及為牛鞞三字案

漢書地理志犍為郡有牛鞞縣蓋因此水 昔羅尚乘牛鞞水

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 趙釋曰一清

案方輿紀要

云郫江在成都府城南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郫縣歷府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任豫益州記郫江為內江流江為外江是也晉永寧元年李特據廣漢進攻益州刺史羅尚於成都尚屢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載記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蓋自郫江南達大江緣水為險也既而特潛渡江擊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遂以少城降特入又東逕資據之或據水經注以縣水為尚所阻之郫江誤矣

中縣又逕漢安縣 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安漢縣今改正攷安漢今為順慶府之南充縣及蓬

州非縣水所逕縣水由資中漢安江陽入江資中故城在今資州資陽縣北漢安故城在今瀘州江安縣東江陽故城即

今瀘州治然則當作漢安明甚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地理志江陽郡有漢安縣宋書州郡志東江陽太守領漢安

縣前漢無後漢屬犍為晉太康地志屬江陽晉中興書曰穆帝永和二年以漢安獠反復置漢安縣若安漢則巴郡之屬

縣在今順慶府東北三十里注誤也二字當倒互 謂之縣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漑灌

故語曰縣洛為沒沃也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 趙釋曰

漢志漢中郡縣竹縣紫巖山 謂之縣水口亦曰中水 官本日

案近刻

脫亦字 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曰上落亦字 **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 趙釋

氏曰漢志縣水入洛洛水入湔湔水入江蓋以湔為主也故曰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水經注以洛為主洛水合縣水縣

水合湔江故以江陽為江洛之會前言 漢景帝六年封趙相

湔水自廣都北岸入江特其支流耳 蘇嘉為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小司馬云縣在東海案地理志

蘇嘉為侯國 東海無江陽也又徐廣曰蘇一作藉索隱曰漢

表作 蘇息 江陽郡治也故犍為枝 朱趙 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

立 官本日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後蠶桑魚鹽家

有焉之下又枝訛作岐攷華陽國志江陽郡本犍為枝江

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江陽縣郡治漢安縣郡東五百

里然則此條不得係之漢安下明係錯簡今改正 案朱趙

在 **江中有大關小關焉** 官本日案近刻闕訛 **季春之月則黃**

龍堆沒闕乃平也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季秋之月則黃鱗魚

曰黃鱗以下字有訛誤案華陽國志云江 昔世祖微時過江

中有大關小關季春黃龍堆沒闕即平 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王莽求之而獠殺之

官本日案僚近刻訛後世祖怨為子立祠于縣謫其民罰布
作僚案朱趙作僚朱箋曰華陽國志云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
數世而縣人殺之世祖謫其民不使冠帶者數世揚雄琴

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
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官本日案近刻脫揚聲悲
思字案朱趙無

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
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官本日案漢安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安漢又此七字並訛作經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蠶桑魚
混作經安漢二字當倒互鹽家有焉官本日案近刻脫桑字
案朱脫箋曰一作蠶桑

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江水上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官本日
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頗歷二險也
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

又東過符縣北邪

復過符關是知地理之言也且注但詳東南鯁部水從符關
符縣之建置以是知經之不及他縣也

東北注之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官本日案建元近刻訛
刊誤曰建初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官本
當作建元

此下近刻衍漢武二字案朱有元鼎二年立趙釋曰全氏
趙增帝字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且立犍為郡今注無郡名而云立何哉王莽之符信矣縣

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警縣北逕安樂縣界之

東官本日案近刻脫樂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
北逕安縣疑有脫落案漢志犍為有南安縣有符縣案名
勝志引此文作安樂縣元和郡縣志云合江縣晉置安樂縣

梁改安樂成寰宇記云縣有安樂山注云縣治安樂水會蓋
以山水受氏也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官本日
刻訛作光案朱訛趙改以永建元年十二月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十一月案朱趙作一詣

巴郡及元戎端難官本日案端近刻訛作濡案朱趙子賢

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

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

賢日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

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趙作也朱箋曰華陽國志作先尼和

沒處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父泥和為犍為功曹墮湍水物

故雄怨痛不得尸喪百許日後自投水卻後六日與父相持

目非所究也浮於江上搜神記云犍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其鰭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

南流注之官本日案近刻脫五字案朱

强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

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官本日案華陽國

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趙釋曰一清案

宋志云魏元帝景元四年平蜀復立梁州治漢中南鄭晉志

云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又云桓溫平縣南去郡

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此文似有錯繆八百餘里故蜀巴渠

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

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

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

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

等救苴侯于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巴字治江州趙釋曰一清案此言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巴字衍文秦立巴郡故治江州

而漢之巴郡亦即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于江州則

治焉故下文復云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胤

之訟復為巴郡趙釋曰全氏曰案善長言三巴建置皆本常

東中郎將趙韙建議以劉璋分巴蹇欲得巴舊名取墊江以

上為巴郡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以胸忍至魚復

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而改龐義為巴西是為三

巴考初平元年劉璋尚未嗣位趙韙亦未為征東其誤一也

蹇欲得巴舊名而乃以予龐義其誤二也建安五年義已屯

閬中則是固陵太守非巴也其誤三也不知趙韙但分巴為

二至蹇允訟後始分為三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

為二蹇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為治而割安漢以下為永

寧郡建安六年以蹇允訟分巴為三以永寧為巴東閬中為

巴西墊江為巴郡是乃三巴分置之次第也但初平僅四年

無六年是則譙氏之誤再考劉璋嗣位以趙韙為征東乃與

平元年正分巴之歲也誤以為初平亦鄒氏之疏也建安六

年趙韙誅故再分巴諸家皆未細覈其歲時耳又曹氏亦嘗

分三巴劉璋之末巴郡入於張魯故璋雖有巴郡太守嚴顏

屯江州似僅保一城而已魯降曹氏巴郡亦隨之而入建安

二十分其地為三以夷帥朴胡為巴東杜護為巴西任約為巴郡旋為先主所并故史志不詳

以嚴顏為

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拊心處也

官本曰案近刻訛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趙郡

作巴案朱趙同移漢

上刊誤曰郡字當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

移在漢世之上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朱趙有十六里造蒼龍白

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趙釋曰

案嚴欲於城後穿山引汶江入巴以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

亮召竟不果此事善長注蓋失記之

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承二江之會官

曰案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說趙改刊夏水增盛壞散顛沒

誤曰三當作二即涪內水蜀外水也

死者無數縣有官橋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

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

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皜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

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粒水矣官本日案粒近刻訛

作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立水當作粒水江之北岸官本日案之近刻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

當作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竝

言禹娶于此官本日案近刻脫庾字案朱脫余案羣書咸

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于此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朱又下有江水二字延江

下無水字柯作柯趙刪增改正刊誤曰江水二字衍文延江下落水字牂柯當作牂柯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官本日案江水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經文又字下今改正案朱訛

說見上趙改刊誤曰東逕上洛江水二字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

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

逕黃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官本日案全近刻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名勝志作

全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官本日案

南近刻訛作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岸禹貢雖指作南岸方輿紀要云賈耽四夷縣道記涪陵故城在蜀江南涪江

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有枳縣治華陽記

曰枳縣在江州巴郡趙作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

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

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官本日案導近刻作逕案朱

作道趙改導刊誤曰箋曰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宋本作逕案非也當作導

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援于是縣援自拔矢卷木葉塞射

創朱創作瘡趙改刊誤曰何焯云創古字瘡俗字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

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巴郡遂罷省江水又東逕文陽

灘險難上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官本日案漢平縣屬涪陵郡

案朱趙無縣字趙釋曰一清案晉書地理志梁州涪陵郡漢平縣云是蜀置是注與下二百餘里不相連屬蓋有脫失矣

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為桐柱灘官本日案黃石近刻訛

作積案朱訛趙改又桐改銅刊誤曰積石當作黃石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于黃石章懷注云卽黃石灘也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亦謂之石梁桐柱當作銅柱寰宇記云涪陵江中有銅柱灘昔人於此維舟見水底有銅柱

故名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故名

已九字是峽對豐民洲趙作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注混作經

雖都江州官本日案江下原本及近刻並衍平字今又治平改正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平字衍文

都卽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官本日案此七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案朱灘水廣大訛趙改右並作又趙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王莽之監江縣也官本日案監近刻訛作鹽

書地理志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胸忍縣有鹽官作監江

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注江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沿注溪井

水案朱同趙刪井字刊誤曰箋曰孫江水又東得黃華水云當作注鹽井谿水案非也井字衍文

口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浦也左逕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城南官本日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庾仲雍曰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

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官本日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又洲作州下同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

和灘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云自忠州水程東行九十里至曹谿驛又六十里至灤塗驛名勝志云灤塗驛在萬縣南六十里江中有石似胡人名曰胡灘杜少陵又東逕界詩不是怕胡灘者是矣灤壤形似和胡音聯故也

壇

官本日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是地巴東之

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接故得是名也之下

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

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

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十

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日趙氏彥衛雲麓漫鈔日華陽記日胸

江水東注凡水經言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

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于相府言出自此溪也

趙釋日全氏日

案漢志胸忍縣容母

水所出即此谿也

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會字又訛在南字之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九字是注混作經南會二字當倒互

南水出涪陵

縣界

官本日案南水出三字近刻訛作二溪水 案朱謂之陽

朱同趙二溪水下增出字刊誤日水下落出字

案朱趙有趙釋日一清

溪 官本日案之字下近刻衍于字

案朱趙有趙釋日一清

案蜀志後主傳建興八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

谿又魏延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

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據傳文于字為義不屬陽谿

豈道元

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硤側

案朱趙

近刻作夾

徑五尺脩煮不絕溪水北流注于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日于

趙三改二刊誤

以木為桶

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

朱趙有 一字 百里至胸忍縣

官本日案至近刻作

南入于江謂之

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日分水口胸忍尉治此江水又東右

逕汜溪口 官本日案近刻脫東字汜訛作池又此九字原本

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日又

下落東字池當作汜

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

于博陽二村之間 官本日案近刻石訛作右而訛作水又此

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七字訛作經

下九字仍屬注文 案朱同趙改經改右

有盤 趙作

石廣四

仍水刊誤日右當作石七字是注混作經

百丈長六里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有而復殆于四字係衍文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先宗伯公云長六

里而復者猶言長六里有奇也

阻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互通渚又東逕羊腸

虎臂灘

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楊亮為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江水又

東彭水注之

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巴渠郡

朱箋曰孫云當作羣獠趙改羣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

水

朱有道字趙改導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

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

官本日案

近刻訛作又西過山案朱趙同

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

溪水又南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又入入趙增刪刊誤曰彭谿下落水字入字衍文逕

胸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

官本日案注近刻訛作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當作

注謂之彭溪口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巴郡閬中縣彭道將池在南彭道漁池在西南其即彭水與巴漢志

云閬中有彭池大澤又寰宇記閬州閬中縣下引四夷述云州東南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州城西南十里有郭池周

約五十畝二池與漢志相符彭道將池方輿紀要亦謂之南池在保寧府城南云自漢以來堰大斗小斗之水溉田里人

賴之唐時堰壞遂成平陸

江水又東右逕胸忍縣故城南

官本日案此十

刻竝訛作經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

案朱訛趙改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

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江之南岸有方山

官本日案

近刻脫一江字趙增刊誤曰之上落江字

山形方峭枕側江濱江水又東逕

瞿巫灘

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即下瞿灘

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

上庸界南流歷縣

官本日案近刻歷下衍之字案朱作之箋曰當作其縣趙改其翼帶鹽

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

官本日案近刻作傘繖卽故因名之曰繖子鹽有不成者形
古金字案朱趙作傘

亦必方異于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

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

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水朱趙作溪下與檀溪水合水朱趙

無水上承巴渠水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南歷檀井溪謂之

檀井水官本日案近刻脫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

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官本日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注經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荀延光沒處也朱作

日舊本作荀延光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

吳改作荀趙改荀案朱脫趙增靈壽木及橋

石城勢官本日案近刻脫勢字巴漢志校增

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橋官有民市趙刊誤曰箋曰案漢志

橋官鹽官此云民市蓋傳寫之訛案此篇多志市集有民市

三字道元所自云非引班書亦非傳寫之訛趙釋曰全氏曰

此二字乃善長所自云非引班志也是篇上下多記市集

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官本日案

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

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故陵村溪卽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甌白黃實甚芬

香爾雅之所謂楸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官本日

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

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

日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

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

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

骨美于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

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

無地密惡蠻不可輕至江水又東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

口官本日案近刻脫東字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又下

落東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

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常據曰巴舊立市

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竝訛作經又水下近刻衍口字案朱水出陽口縣西

南高陽山東官本日案陽口縣在今夔州府奉節縣西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水口出陽縣今改正案朱同

趙改水出高陽縣刊誤曰口字衍文出下落高字方輿紀要

歸州興山縣有高陽城云在縣西楚舊城也劉昫曰興山縣

治高陽城晉書地理志建平郡統興山縣宋東北流逕其縣

書州郡志云今無高陽縣亦不詳建置之由

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

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襄漢丙穴之

類也朱箋曰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之鱗似鱒蜀人謂之拙魚從石孔隨泉出大者五六尺其水北流入

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于江謂之陽元口官本日案近刻元下衍水字

案朱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官本日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

閒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闕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

面江頽墉四段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官本日案近刻脫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民下落多壘其中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

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

造八陣圖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云所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

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

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

又東逕赤岬城西

官本日案近刻作又東南脫城字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衍脫訛趙

刪增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南字衍文赤岬下落城字鄭樵通志地理略校增寰宇記夔州奉節縣下云赤甲城公孫述作與舊白帝城相連卽楚地江關之要焉方輿紀是公要云赤甲山上有石城類要云卽魚復縣之故址也

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

北高

朱趙有

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

赤

官本日案石近刻訛作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土黃省曾本作石

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

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徬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郭仲

產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

官本日案

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攷注敘江水西來所逕至此乃經所謂東過魚復縣南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混作經

莊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儵魚人逐之是也

朱儵作儵趙改刊誤曰儵當作

儵左

傳校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色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巴案朱趙作巴連下蜀字爲句趙釋曰一

清案是句文義有脫誤元和志云白帝山州城所據初公孫

述據蜀殿前井有白龍出自稱白帝因更魚復城爲白帝蜀

城龍出殿中事見後漢書述本傳蓋取此瑞以王巴蜀也

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

帝興平元年

官本日案

官本日案興平近刻訛作初分巴爲二郡官本日案

近刻訛作三都案朱趙作三郡趙釋曰以魚復爲故陵郡

全氏曰初平當作興平三郡當作二郡案朱作趙箋改爲

塞盾訴劉璋

官本日案

官本日案近刻塞訛作趙案朱作趙箋改爲

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

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

官本日案近刻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寰又東傍東瀼溪趙釋曰全氏曰案入

之流通江者曰灤東灤溪即東屯也公孫述所即以為隍西

壑田又有西灤水見寰宇記與大灤水而三趙作透猶斬山為路

南臨大江闕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也趙作透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

官本日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斬下落山字寰宇記校增

州刺史鮑陋鎮此為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

石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後臂相牽引汲然

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

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官本日案近刻脫出字宋本脫處字

作出案非也裁下落出字又朱箋曰李膺益州記云灤瀨堆

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豫言舟子

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樂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處宋本

府作淫豫坤元錄作允豫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處宋本

近刻恨訛作狼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處宋本

經所謂夷水出焉官本日案此可證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斯乃

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顏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

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

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趙作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即降

雨朱即作則趙改刊常璩曰縣有山朱箋曰舊本錯以涓水

今改正之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

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官本日案龕近刻

作龍夏水迴復沿沂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

千石徑朱趙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

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獫狁不生北

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

汶而不生矣其峽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

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趙增
也字刊誤曰
者下落也字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

官本日接近刻作江
水二案朱趙同

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
前卷注內接夏后疏鑿者之下今改正

又下條過巫縣南注文因經誤為注注誤為經遂割裂異卷今
訂正改此為卷首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經混作注

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

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經案朱訛趙改捍改扞刊

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捍關
國策史記作扞關字得通用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

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

天下置立南郡自巫東上皆其域也官本日接近刻脫東字
域訛作城此乃注釋經

文入南郡界句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自巫下
落東字城當作城又趙自此以上為卷三十三終

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官本日按此十五字原
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

按自巫東上皆其域也之下今改正案朱訛趙改自此下為三十四卷刊誤曰十五字是經混作注此條經文是三十四卷之首誤截於此

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東近刻訛作入東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入東當作又東按九字是注混作經此條是三十四卷注之首誤截于此水出天門

郡淩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

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

官本日按又東過巫縣南至此

原本及近刻為上卷之末案朱自此以上為卷三十三趙改刊誤曰此條注是三十四卷之首連下卷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別為卷首可證今之卷帙非復道元之舊也案朱訛經自此下為三十四卷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與上卷注烏飛口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為

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

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

官本日按近刻故下

趙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攷下文巫溪即經之鹽

水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

趙作郡之宣漢

郡之宣漢

縣東又

朱作入箋曰當作又南趙改又

南逕建平郡秦昌縣南又逕北井縣

西東轉歷其縣北

水南有鹽井

官本日按水近刻訛作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井字

當作

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

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

官本日按此乃

溪水又南屈逕

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

穴潔竝高泉

官本日按近刻作飛清潔石穴竝高泉案下同趙改刊誤曰潔字當移在石穴之下

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

官本日按此

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

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

無恆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九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官本日按近刻字是注混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續漢書五行志是十二年

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筆或方似屋若此

者甚眾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頽巖所餘

比朱作北箋曰當作比趙改比之諸嶺尙為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

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借嶺衡疑其翼附羣山竝槩

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朱作血箋曰山海經作孟涂趙改孟下同涂所

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趙有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

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

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

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官本

日按近刻訛作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臺御覽引此又作陽趙釋曰一清按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

姚姬未行而亡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

葬于巫山之陽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姬案朱訛趙改岨刊誤曰寰宇記引江源記云楚辭所謂巫山之岨岨字與上下

叶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

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朱趙有百六十里謂之

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路無闕處

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

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官本日按近刻脫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王命上落或字御覽

引此文校增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

風不以疾也

趙以改似刊誤日以當作似寰宇記引此文作加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

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

官本曰按怪近刻訛作檉案朱趙作檉趙釋曰一清按御覽

引此文

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

朱榮作榮趙改刊誤曰榮當作榮

多趣味

朱箋曰舊本作謂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

屬引淒異

官本日按屬近刻作屢世說注引荆州記作屬引清遠趙改屬

空谷傳

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

趙釋曰按寰宇記作

清猿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

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

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

朱作是箋曰一作逕此門追走逕此門趙改走

者甚急備乃燒鐙斷道孫桓為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

趙刊誤曰箋曰吳志作兜道按何焯云夔字是也史誤文

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

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

發憤而薨矣

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

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

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

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

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即坂周迴二里高一丈

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

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

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室趙作屋基名其地曰

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

日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既日熊繹之始國則非熊摯附庸所居矣自

相參辰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官本曰按原田宅近刻訛作屈

何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屈字指謂此也江水又東逕一

城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近刻脫一

下落其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其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逕

胡渭校增其城憑嶺作固趙刪其刊誤二百一十步夾溪臨

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趙作楊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

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

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之

丹陽官本曰按吳下近刻衍子字案朱衍趙刪陽改楊刊

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是班固誤記宋祁曰丹陽當作丹楊

是也晉書地道記云丹楊縣丹楊山多赤柳在西寰宇記澗

州丹陽縣下云木漢曲阿縣地唐天寶元年復為丹楊縣以

邑界楊樹生丹為名故今字从木為稱按宋志亦从木作丹

楊樂記故以復為釋之何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縵縷荆山無

焯校衍子字改陽為楊趙釋曰一清按班志此文在丹陽郡

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丹陽縣下然觀子革僻處荆山之語

則枝江為近鄴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間官本曰按近刻之

氏故辭而闕之訛作子案朱趙

作蓋為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

朱訛趙改刊誤曰跨據川阜趙增城字刊誤曰周迴一里百

九字是注混作經跨據上落城字

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口溪官本曰按背近刻訛

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皆當作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

背鄉口溪見下此落口字

信公二十六年楚合尹子玉城朱箋曰城夔左傳夔者也服

度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官本

日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袁山松曰父老傳

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官本日按暫近刻作鄉人喜悅因名

日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僑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

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與余謂山松此言山松朱作袁松

誤曰袁松即袁山松晉書有傳謝安傳作袁崧而是注趙作袁山松刊

前後亦多作袁崧蓋合二字為一終當以山松為是可謂

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

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朱北作南趙

狗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

逕信陵縣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臨大

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

大江也朱無于字趙增刊誤曰而注

又東過夷陵縣南官本日按又東上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江

文衍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冷峽官本日按謂之

案朱脫趙增朱洽作冷趙改刊誤曰謂下落之字冷當作洽

通典寰宇記俱作空冷峽顧祖禹曰夏秋水泛必空冷乃可

上然作洽字于義亦得梁書王僧辯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

傳作空靈灘即湘水注之空冷峽也

二郡界也其間遠望勢交嶺表官本日按近刻脫勢字案

字寰宇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

記校增俗傳兩郡督郵爭界于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

不如也江水厯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

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經插訛作堙案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十三字是混作經朱插作堙趙改下同

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爐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當作火爐插在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趙作父老傳言昔

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

相承謂之插竈也朱箋曰洽間記云空船峽絕壁上有一火

燼長數尺名曰插竈相傳堯時洪水行者泊舟崖側炊爨以餘燼插

江水又東逕流頭灘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又

之鄭常蓋亦據此注耳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東下落逕字

奔暴官本曰按峻近刻作浚案朱同趙改魚鼈所不能游

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朱

作倏趙改刊誤曰倏當從犬作倏从火作倏非

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

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官本曰按此九字

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分夷道恨山所立也官本曰按恨近

朱作狼箋曰狼當作很趙改很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

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趙增也字刊誤曰縣下落

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厯人灘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

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袁山松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

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峯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

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

山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八字訛作經下

字仍屬注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孫校曰御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

石色官本曰按近刻脫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如人

曰孫云當作有石按當作有石色荆州記校增

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

既高加以江湍紆迴官本日按近刻脫以字案朱脫趙雖

途逕趙作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

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八字案朱脫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趙增刊誤曰二句下御覽引此文有

故八字今校補言水路紆深官本日按紆近刻訛迴望如

一矣朱箋曰御覽引此云言水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官本日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

西陵界至峽口朱趙有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

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

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

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官本日

訛作意案朱趙作意趙躋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

見矣官本日按之字近刻訛在耳聞上案其巖嶠秀峯奇

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

矚俯映彌習彌佳朱無佳字箋曰疑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

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

于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官本日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

屬注文案朱訛趙改刊峽北有七谷村官本日按七近刻

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郡國兩山閒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

志曰西陵有七谷村北字誤

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

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

水三十四

流逕故城洲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

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官本曰按近刻脫五字案朱脫箋曰疑缺一字趙

增一 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為西

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晉字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于文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故城北官本

當重一晉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本作陸抗故城北按非也若此有陸抗二字則下不應又以

所謂陸抗城也釋之八字是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壙四注混作經朱氏蓋不識也

面天險官本曰按天近刻訛作大案江南岸有山孤秀從

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山松為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

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

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

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

陵也後復曰夷陵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案朱縣北三十

里有石穴名曰朱作白箋曰舊本作馬穿嘗有白馬出穴官

本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食字下疑有禾麥字乃成文理白帖引荆州記正同但云昔有馬從

穴出因復還入潛行乃出漢中按嘗有白馬出穴人逐之入向食句人逐之自足成文正不必有禾麥字也

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山

松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朱趙莫識其

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霧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

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朱再見作見其趙改刊

再見江水又東逕白鹿巖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

注混沿江有峻壁百餘丈後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

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為白鹿巖官本日按近刻作案朱趙作云江水又

東歷荆門虎牙之間官本日按近刻間訛作門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闔徹山南

有門像虎牙在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此案朱訛趙改石

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竝以物像受名此二山官本日按

作三案朱訛趙改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

曰虎牙桀豎以屹萃荆門闕朱趙竦而盤薄圖朱作淵九迴

以懸騰溢朱作溢箋曰江賦闕作闕圖作流雷响而電激者

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

兵數萬官本日按近刻脫據險為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

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荆門漢等率

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朱箋曰漢地

有佷山縣孟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

江南朱作湖箋曰宋本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

置臨江郡官本日按魏武下近刻衍劉備改曰宜都官本日

脫改字案朱脫趙增刊誤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

相陸遜所築也為二江之會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夷水別名

故曰二北有湖里淵淵上橋柚蔽野桑麻閭日西望佷山諸

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

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朱清作青趙改刊誤曰青遊矚之名

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

婦夫官于蜀屢愆秋期官本日按秋近刻訛作歸案朱作

趙改歸箋曰舊本作愁期當是秋期之訛

因名此山為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

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官本日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存矣之下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經混作注

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注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冲徙渡江南使劉

波築之移州治此城官本日按此城近刻訛作其地夷敞北

據大江江汜朱箋曰當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

江為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江迤出西

沱存南刊誤曰箋曰江沱當作江沱地理志蜀郡郫縣注禹

貢江沱在西南東入大江按漢志南郡枝江縣下云江沱出

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按此是荊州之沱朱氏

引梁州之沱以相證可謂疎鹵矣又班志枝江之沱無南字

恐是世本脫失耳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羅徙也官本日按此

作其民古羅徙五九字近刻訛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

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

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官本日按近刻此下衍鄉

何焯據左傳校衍鄉字杜預曰案朱衍趙刪刊誤曰

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

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

即其地也官本日按殆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箋曰津鄉縣舊本作津鄉宏吳改作縣亦無所據

漢晉地志無津鄉縣也或是似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

出百里洲西去郡朱趙有一字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縈布

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官本日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中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

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洲下石故不

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官本日按增近刻訛作漕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漕寰宇記作增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

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

龍飛江漢矣朱箋曰此今上是盛弘之荆州記中語謂宋文帝也隋志云盛弘之是宋臨川王侍郎撰荆州

記三卷趙釋曰日知錄曰凡引用前人之言必用前文水經

注引盛弘之荆州記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

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

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

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

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池洲長十餘里義

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官本日按烈武王近刻訛作武烈王

當是武陵王按宋書高祖討桓元元敗走江陵乃奉武陵王

遵爲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元走至枚回洲斬首傳京師義

熙元年正月劉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按何焯云

武烈乃烈武之譌宋臨川烈武王道規也事見本傳朱氏蓋

未詳桓謙復以譙縱蜀師寇江陵之事耳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儕

精廬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

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歟然而對貌言尋

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

廣陵卒于彼土儕本無定止處官本日按本下近刻衍洲字

案朱作本洲箋曰疑作在

洲趙改宿憩一小菴朱作巷箋曰疑而已弟子慕之于其昔

遊其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稱子香于漢

和帝之時官本日按近刻脫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

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

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

王君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為白虎王官本日按至今近刻訛

刊誤曰世令當案朱訛趙改江水又東會沮口官本日按此七字原本及

趙改刊誤曰七案朱訛楚昭王所謂官本日按近刻脫江漢沮漳楚

之望也

又南過江陵縣南

縣北有洲官本日按北近刻訛作江案朱訛號曰枚迴洲

朱枚作枝箋曰沈約宋書作枚迴洲斬桓玄處趙案朱訛江水自此

兩分而為南北江也趙釋曰禹貢雖指曰袁中道澧遊記曰

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者也陵谷變遷今之大

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為衣帶細流然

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東入

洞庭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一清北

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

于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去之王韶之云官本日按韶近

朱訛趙改刊誤案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

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于

此洲斬昇于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朱作淵箋

趙改官本日按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絳絕結近刻訛

作繼案朱作繼箋曰荆州記作投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

下有兩石牛嘗為醫害矣官本日按醫近刻訛故漁者莫不

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官本日按枻近刻訛其下謂之郢里

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

燕尾洲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八字訛作

是注混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趙承改承

當作成黃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成背阿面江西帶靈

溪故成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官本日按此七字原本

朱訛趙改刊誤曰江水斷洲趙作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

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禹貢荆

及衡陽惟荆州蓋即荆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

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

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郢以漢南地

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趙作勢敵

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朱箋曰出周按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

山巡省南上者也是郡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

王坐侵廟墻地爲宮官本日按墻近刻訛被徵升車出北門

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

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趙釋曰全氏曰秦置南

改郡名曰臨江以封共敖而本表曰都江陵高帝五年復曰

南郡景帝二年又曰臨江郡以封子榮中二年復爲南郡蓋

郡名有更易縣名王莽更名郡曰南順官本日按近刻脫郡

無改移注非是

縣曰江陸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陸案朱訛趙舊城關羽所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注作江陸

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

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

凱病瘵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

善于方功朱作防攻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防攻當作方功謂以方計土功也按漢書張湯傳云治方中孟康

日方中陵土作方也師古曰古謂掘地為阡日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朱氏言之不詳使人

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

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

枚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

主度州郡貢于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成也成南對馬

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宏信義談者以為華元子

反復見于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

自此始也官本日按大近刻訛作水案朱作水箋曰江水舊本作江火疑火乃大之譌吳改為水未安趙改

大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

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官本日按此八字原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理志

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

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矣江水又東

得豫章口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夏水所

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

名所未詳也

水經注卷三十四

水經注卷三十五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

官本日按近刻作江水三按朱趙同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池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池南派屈西

極水曲之勢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南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按朱同趙改曲而為屈西不刪地字刊誤曰

曲而當作屈西全氏校改世謂之江曲者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

官本日按入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出攷涌水乃夏水枝分入江

者非從江出蓋後人因注文江水又東涌水注之訛而為經嫌與此復遂妄改作出耳今訂正案朱趙作出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按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作經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

官本日按此四字近刻訛在而

逸下二水上復衍于字 按朱同趙增二水之間於于江下
刪下于二水之間五字刊誤曰于江下落二水之間四字
春秋所謂閭敖遊涌而逸者也 趙增左氏傳三字刊誤曰春
傳三字今校增於二 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
水之間五字衍文 官本曰按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按朱訛趙改
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此注語欽漢人不得言
南平郡晉志 孱陵南平縣 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于
此渚也

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東右合油口 朱訛經趙改刊誤曰 又東逕公安縣北 官本
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 劉備之奔江陵使築
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
罷華容置之 朱罷作置趙改刊誤曰上置字吳瑄本作罷謂
趙釋曰一清按此處脫誤甚多不可強通

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 官本曰按吳近
刻訛作矣 案
朱訛趙改刊誤 曰矣當作吳 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 縣有油水水東有

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

通澧水及諸陂湖 官本曰按東近刻訛 自此淵潭相接 官本
作南 案朱趙作南 自此淵潭相接 官本
自此近刻訛作北是潭訛作也 案朱同趙北是改自此也
改池刊誤曰箋曰孫云淵當作淪按非也名勝志引此文作
淵潭於文當是淵池池字與也 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

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 江水左會高口 官本曰按此
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高訛作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
字是注混作經江口楊慎本作高口下云故市口水與高水
相通 是也 江浦也右對黃州 官本曰按近刻脫右字 案朱脫趙
漫鈔云江水東注凡水經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左會高
口高口在北黃州宜在南故云右對也下云江水又東右得
聶口左對聶州是其例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公安縣
有黃山字或作皇昔人呼為睢山今或呼為王山黃州蓋以

山得 **江水又東得故市口**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

字是注 **水與高水通也** 官本日按此

混作經 **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 官本日按此

近刻竝訛作經又陽作楊山北訛作北山今攷陽岐即今石

首縣西山在江之南岸 案朱訛趙改仍楊字刊誤曰九字

是注混作經北山二字當倒互寰宇記云楊岐山在石首縣

西一百步宋鮑明遠楊岐守風詩云洲迴風正悲江寒霧未

歇即 山枕大江 官本日按枕近刻訛作抗 案

此也 華容縣尉舊治也 **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 官本日按此九字

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 **江水左迤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

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也** 趙刊誤曰箋曰當作故曰夏口也按非也通鑑註引此文

是子夏江有江夏中夏之名此云子夏下文子練口是其

證 **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 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

也 **大江右得龍穴水口**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

日十字是 **江浦也** **大江右得龍穴水口**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

注混作經 **江浦右池也** **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

案朱訛趙改刊誤 **江浦右池也** **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

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

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 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

此文校增 **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

水地取名矣 **江水自龍巢而東得兪口** 官本日按此十字原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

近刻脫得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

日按九字是注混作經東下落得字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

之江之北岸 朱之作水趙改刊 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

朱無利字趙增刊誤曰晉書地理志云南郡統監利 **又東得**

縣寰宇記引荆州圖副云晉太康五年立落利字 **又東得**

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間官本日按近刻脫上

無相距三十餘里案朱趙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

苦蛟害昔荆欽飛濟此官本日按昔近刻訛作者案遇兩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官本日按清

案朱作溝箋曰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

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左

會飯筐下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右會飯筐上口江浦所

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

字是注混作經江澹也江水又東逕竹町朱作畦箋曰宋南官本日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江中有觀詳澹趙詳改洋

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案朱同趙改太洲東分爲爵洲洲

南對湘江口也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官本日按此

字案朱趙有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官

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俗謂之西江口官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

俗字上近刻衍夏浦二字案朱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

衍趙刪刊誤曰夏浦二字衍文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

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

暉落磯趙作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

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官本日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

注混 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澗 朱作澗箋曰澗宋本作澗趙改澗

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

如山北 官本日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北對隱

磯二磯之間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大有獨石孤立大江中江之中四字案朱趙有

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 右歷鴨蘭磯北江中山也 官

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

浦也江水左逕上烏林南 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經訛止箋曰止當作上趙改注 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

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南 官本日按近刻脫下

誤曰按此當作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 江水又東

左得子練口 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北通

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

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

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閨雋也宋元嘉

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 朱趙有 逕其縣北

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

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

謂之力環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 官本日按近刻

無 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

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滌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

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 朱趙 子洲南孤

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

官本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

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

一名沙屯卽麻屯口也本名蔑

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

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

朱作淵箋曰宋本作淵趙改洲

一名淵

步洲江濱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歷蒲圻至白沙方有浦

官本曰按蒲圻近刻訛作專政案朱同箋曰政宋本作岐趙改岐

上甚難江中有沙陽洲沙

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

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

官本曰按

港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當作港卽長洋港也

東北流爲長洋港

官本曰按爲近

刻訛作之案朱訛之港下脫又字趙改

增刊誤曰之當作注長洋港下落又字

又東北逕石子岡

官本曰按近刻東北下有流字案朱趙有

岡上有故城卽州陵縣之故城也莊

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

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

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駕頓此因以

爲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

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

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又東右得聶口

官本曰接近刻脫又字此八字原本

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江水水下落又字

江浦也左對聶洲

江水左逕百人山南

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作經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

處所近刻訛作所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所起當是處所之誤

江水東逕大軍山南

官本曰按

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山東有山屯夏浦江水

左池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之水出江

州武昌郡武昌縣金山官本日按金近刻訛作泰案朱趙

落水字泰山魏書宣武帝紀亦作金山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鄂州江夏縣下云金水在縣南九十里出金山西注大江舊記云有金雞從雞翅山南飛產金于此故名蓋山水之殊日矣方輿紀要云塗水一名金水荆湘記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

又東逕小軍山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山東即土城浦也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沔水上承沔陽縣之太白湖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並脫沔字下同致沔陽故城在今漢陽

縣西又近刻脫太字案朱同趙承下增沔字之下增太字刊誤曰陽縣上落沔字白湖上落太字通鑑注寰宇記引此文並同今校補兩漢志沔陽縣屬漢中郡晉宋因之後魏屬華陽郡去江夏絕遠寰宇記漢陽軍下云魏初定荊州屯沔縣輿地志曰魯山下有城即吳江夏太守所理之地晉立沔陽縣屬江夏郡歷宋齊梁因之按魏書文聘傳云別屯沔口非沔縣也晉書陶侃傳亦云鎮于沔口移入沔江沔江即沔口又不云是沔陽惟宋志荊州總序云刺史陶侃治沔陽後治武昌祝穆方輿勝覽云魏立荊州屯沔陽為重鎮蓋在沔水之陽亦即沔口又謂之臨嶂城魏始立城晉乃置縣即舊江夏太守治樂史東南流為沔水逕沔陽縣朱逕下脫沔字之說故為非矣趙增刊誤曰宋書州郡志江夏太守領沔陽子相江左立南注于江謂之沔寰宇記云晉于林鄣立沔陽縣屬江夏郡

部後易稱 沔陽者也 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

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官本日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

訛趙改刊誤日十趙歎改炭刊誤日歎亦曰歎步矣步黃省曾本作炭步江之右

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池謂之驛渚三月之末官本日按近刻之訛

作以案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

朱趙作以案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古翼際山也官本日按古近刻訛作右案朱訛

趙改刊誤日案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

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

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故曰江三字案

志校補三字漢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

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

曾事趙釋日全氏日按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

沔左有卻月城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然字亦曰偃月壘

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朱趙有昔魏將黃祖

所守趙釋日全氏日劉表之將黃祖領江夏太守孫權擒之

荆州記之曹操得荆州祖骨朽久矣一清按道元蓋襲用盛宏之

文而誤案朱訛趙改刊誤遺董襲凌統攻而擒之官本日按凌原本及近刻

狷于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

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

澹日朱箋日當作洑浦官本日按洑近刻訛作狀案是日

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

矣船官釋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趙

曰卮林曰宋書戴顓字仲若譙郡鍾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劭與顓姻通迎來上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太祖每欲見之嘗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山下謂之黃鵠岸下有灣目之為黃鵠灣官本日誤矣

脫黃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

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

流趙釋曰一清按高觀山名也亦曰上則遊目朱作因箋曰一作目趙改

日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

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白湖

官本日按近刻脫白字案朱又東合瀾口水上承瀨水于

安陸縣官本日按瀨近刻訛作沔案朱趙作沔趙釋

逕瀾陽縣北東流注于江官本日按流近刻訛江水又東湖

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

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右趙作岸東會龍驤水口水出北山蠻

中朱趙出上江之左有武口官本日按近刻脫左字案朱

無水字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官本日按江水

刊誤曰箋曰有宋本作案朱同趙改刊誤出江水左得

右按右下落岸得二字案朱同趙改刊誤出江水左得

湖口至通安陸之延頭十三字曰九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宋

元嘉二年朱作永趙改元刊誤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

上流為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于此為戍主光順之所執處

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

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朱作地箋曰宋所在荆

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官本日按此案朱訛趙改刊誤

日七字是注混作經庾仲雍江水記曰官本日按近刻脫若城至武城

水三十五

九

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

浦東有苦菜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夏案朱作夏趙增口字以夏字下屬為文刊誤曰苦菜下落口字

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

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

北對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玄乃挾天子西

走江陵矣

又東過邾縣南

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濱又東會赤溪夏浦浦口官本

曰按浦近刻訛作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口當作浦口即赤溪夏浦口也江水右池也又東逕

貝磯北官本曰按近刻貝訛作具北訛作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貝磯按此當作北庾仲

雍謂之浦岸矣江右岸趙增之字刊誤有秋口江浦也又東

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磯磯北亦曰

黎岸也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八字訛作經下五字仍屬注文又近刻脫一磯字案朱訛趙改並不重磯字刊誤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

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

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事案非也朱訛趙改刊誤曰事當作字

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龍戍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蒙字案朱趙無蒙字龍作

龍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舉水下引水經注云舉水西北流逕蒙龍城南南史梁宗室安成王秀傳云

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秀超據蒙龍城來降魏書地形志南定州蕭衍置治蒙龍城注有脫誤梁定州治蠻

田秀超為刺史朱趙秀超作超秀趙刊誤曰梁書安成王秀傳作田秀超今從魏書孝明帝紀作田超秀

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朱作弋

作弋漢志汝南郡有弋陽縣趙改弋陽淠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

水三十五

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

二州東蠻田魯生為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承城也舉水又

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黃武山

朱無水字趙增刊南流逕白沙戍西官本日按近刻脫又東

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東南歷赤亭下官本

東南近刻作南東此句之下衍一又字案朱謂之赤亭水

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州

洲當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

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汜水官本日按近刻脫江字案朱或

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江潞曰文方口官本日

脫一江字江之右岸有鳳鳴口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

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注混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元年官本日

訛作三年案朱訛趙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晉咸和

中庾翼為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

守樊俊共鎮之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巨墟焉城南對

蘆洲舊吳時築客舍于洲上方便惟所止焉官本日按近刻

謂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時下落脫築字惟訛作

鄂縣北三字趙併作注與上亦謂之羅洲矣

江水右得樊口官本日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庾

仲雍江水記云趙刪水字刊誤曰隋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

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

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

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

官本曰接近刻訛作止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止當作上令取樊口薄船船至岸而敗故

名其處為敗船灣因鑿樊山為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為吳造

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官本

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

是注混作經孫校曰蘇軾之賦赤壁者也赤鼻為赤壁宋人

之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官本日

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晉書地道記以為弦子

國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

日九字是舊樊楚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也案世本稱熊

渠封其中子紅為鄂王官本日按紅字近刻作之名某者四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壻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九

箋曰史記楚世家為中子紅刻衍中字案朱

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官本日按此下近

衍趙刪刊誤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

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

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

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為刺史治此城

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

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趙刊誤

依夕字誤當作依希按非也鍾惺曰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

猶言傍晚太平御覽引武昌紀正作依夕

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

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朱天作大趙改

刊誤曰大子當

子作天後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

此故爲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以其

首虎爭之官本日按此句有脫誤裴松之引江表傳云使親

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食之案朱以在虎下

箋曰江表傳曰孫皓於殿上斬王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蕃

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趙以移而字下刊誤曰以字當移在

而字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趙作極飲其上曰墮臺醉

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于此官本日案

字案朱脫趙增刊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

誤曰告天下落即字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段

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又東得次

浦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案朱同趙

改又東得五丈浦又東得次浦刊誤曰得東二字當倒互

五丈下落浦字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沿次江陰故得

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八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

也孫校曰巴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

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

水成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鞅縣故城南官本日按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

經又朱箋曰漢地理志江夏郡鞅縣孟康音汰又音徒系反

舊本作較宋故弦國也趙釋曰全氏曰此是漢志語而前西

本作較皆誤陽郡下又引王隱晉書地道記是爲

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莒莒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

長沙相利倉趙釋曰沈氏曰漢表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

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

州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

洲案朱訛趙改

三

三十五

會希水口水出瀾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瀾縣故城

官本曰按此二十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出瀾縣上落水字

日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音潛趙釋曰譚氏

恐非正文一清按友夏之言是也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

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

流逕軹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

官本曰按水口近刻訛作

朱訛趙改然水流急濬霖雨暴漲案朱訛病趙改疾刊誤曰

箋曰孫云疑作暴濶按孫潛校改疾漂濫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

安樂浦

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從此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

浦本西陽郡治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南案朱趙作南趙釋曰全氏曰此地安得為南陽郡治或因下

南陽山而譚先宗伯公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

官本曰按此七

日當作西陽郡治是也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

山南

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曰芍

朱作芍趙改芍磯亦曰南陽磯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

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此十一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

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棠 為侯國江水東

取西陵者也漢章帝建初二年封陰堂

歷孟家澁

朱作澁箋曰澁疑作澁趙改澁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

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于行小難兩

山之間為闕塞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有也字從此濟于土復土復

者北岸地名也趙復並作復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興國州大治縣西塞山北即道士泚也亦名土泚則

土復者即土泚也復與泚通用

又東過蕲春縣南蕲水從北東注之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北來按北東字本禹貢

不誤

江水又得葦口官本日按葦近刻訛作常案朱訛趙改又趙改右刊誤曰箋曰宋本作葦口按當作葦

口下云浦東有葦山可證也又當作右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

崖有東湖口江波左迤流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

得空石口江浦在一本誤左右臨江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

有蕲陽縣治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案朱趙有又東蕲水注之江水又東

逕蕲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二十年封陳俊子浮為侯國官本

日按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江水又東得銅零口江浦也大江右逕蝦

蟆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趙有左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臧口江浦也官本日按近刻作矣

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

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高山也

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趙刊誤曰箋曰西陽一作南陽按宋書州郡志云西陽太守本縣名

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馬惠帝又分弋陽為西陽屬豫州在今湖廣黃州府境東南距九江府二百四十里

右岸有土復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口又趙復作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日當作口江浦也

夾浦有江山山東有護口官本日按近刻口字訛案朱趙同江浦也朱

無也庾仲雍謂之朝二浦也趙釋曰全氏曰朝二浦先宗伯公手校本作朝江浦即上護江

浦之義

又東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官本日按利近刻訛作刊下西南注之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又

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朱重水字趙刪刊誤夏浦

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

新縣官本日按近刻脫新字案朱脫故豫章之屬縣矣朱無

縣字箋曰一地多女烏玄中記曰陽新男子官本日按陽新

作屬縣趙增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閒

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

夜飛遊女矣官本日按夜飛近刻訛作飛夜案朱訛趙乙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蠱名暗衣

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

形大如蝴蝶水經謂之夜飛遊女搜神記又謂之夜遊女以

為卽鬼車也趙釋曰方輿紀要興國州永興廢縣下云本漢

鄂縣及下雒縣地孫吳初為武昌縣地尋析武昌縣南境置

陽新縣屬武昌郡晉以後因之隋改曰富川縣今猶謂之陽

新里晉志陽新屬武昌不屬豫章然吳書呂蒙傳以尋陽陽

新為奉邑意者先屬豫章後更武昌乎且晉志又無新陽之

名宋志竟陵太守屬有新陽男相殆是永初後所置是注上

云陽新下云新陽而所引毛女事搜神記作豫章新淦人則

是又與陽新新又西北逕下雒縣王莽更名之潤光朱作兕

陽俱無當也又西北逕下雒縣王莽更名之潤光朱作兕

作光趙矣後併陽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新陽案朱趙同

改光矣後併陽新趙釋曰全氏曰孫吳析下雒置陽新未

營並下雒水之左右公私裂漑成沃壤官本日按近刻脫

增刊誤曰咸下落舊吳屯所在也江水又東官本日按近刻

訛在下句右字之下案朱訛趙改右得蘭溪水口竝江浦

作經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官本曰按水出上近刻衍即字案朱衍趙即改江增左傍青林湖

即利水八字刊誤曰寰宇記蘄州廣濟縣下引此文曰江水左傍青林湖即利水今校補八字利水世本水經注作刊水

前後經注俱校改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

至于東陵者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此則善長不以洞庭為九江以是知第四十卷九江在長沙下雋之文

非本經所有如以為經注互異則彼文善長何無一語糾正之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

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柵青山觀一

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為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

何勞伐此在眾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

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

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謂利水

也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朱作干箋曰當餘里岸阻

江山官本曰按水經于沔水內敘其入江之後所過蓋與江水合沔之後詳略兩見今江水止于下雋縣而沔水內

訂其錯簡又東過彭蠡澤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

縣為北江參以未記禹貢山水澤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下雋縣以下大江入海之大略固具在道元于江水敘

次必詳悉自宋時已闕逸矣趙釋曰何氏曰此下注文總見二十八卷沔水南江下又曰三卷述大江源委即當繼以

沔水蓋沔即漢江漢同朝宗于海不可得而隔越也一清按義門之言非也沔水篇兼敘北江南江江水篇專敘中江豈

可合也禹貢雖指曰水經江水自下雋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瑣細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

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附載其下水經注江水自西塞山又東逕蕪春縣故城南又東逕積布山南又東逕下雋縣北

又東左得青林口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又東逕德化

縣北黃梅縣南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迤北會于匯之所經也江水至德化縣東北與

贛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又東北逕東流縣

西其對岸則懷寧縣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為州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又東北逕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對岸則儀真縣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對岸則江都縣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對岸則泰州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對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對岸則通州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對岸則海門縣又東入于海此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所經也又曰漢志滬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謂江入海處也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漢時皆為海陵縣地故大江入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漢時皆為毗陵縣地故大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初無滲漏然北江者大江之正流也而志與中江南江並列而為三使枝幹不分石城分江水即南江之上源而松江在吳縣南者中江由陽羨入海之道也志更以為南江使首尾橫決此則其所短耳水經依導水之序先河而後江河水篇云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為北江而不及江都蓋舉其南而遺其北也江水篇敘至下雒縣北東陵鄉之東北而止以是應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而不知此東陵非禹貢之東陵也自是以下則以為與泗水同故不復見然泗水篇但云過毗陵為北江而下文則專敘南江至餘姚

入海無一言及于北江遂使志家有錯認北至山陰為浙江者貽誤不小按東樵之言亦非也世本江水篇缺軼下卷故中江入海之道遠溼耳予為採擷遺文補亡正繆欲為酈氏洗此沈冤長夜復旦或庶幾焉寰宇記舒州望江縣下引水經注云江水對雷水之北側有周瑜廟亦呼大雷神桐城縣下云益塘山在縣南一里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巡狩過盛唐作縱陽盛唐之歌酈元注水經云此水源東南流逕盛唐成俗謂之小益唐雷水又名雷池水又云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界流入自發源縣界東南積而為池謂之雷池又東流逕縣南去縣百里又東入于海江行百里為大雷口又有小雷口晉庾亮報溫嶠書云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乃此地即注所云青林水又西南逕尋陽分為二一水東南流過大雷口也御覽引水經曰雷水南逕大雷成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困學紀聞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成陳置大雷郡自注云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謂之大雷口名勝志桐城縣下引注水經曰縱陽湖水遶團亭與江水合而東流即此處也太湖縣下引水經注云晉泰始二年置縣在龍山太湖水邊水出縣西積稻山東南流入大江漢志廬江郡湖陵邑下云北湖在南全氏曰北湖即縱陽湖與丹陽郡溧陽縣之南湖隔江對岸初學記舒州引水經注云破虜磯東有趙屯城內有倉寰宇記和州歷陽縣下

云洞口浦魏將曹休張遼伐吳至此與吳軍相望注水經云
 江水左列洞口書敘指南云水經和州地名洞浦初學記和
 州引水經注云江西北逕烏江縣之豐浦上通湖池又云次
 得陰塘水同受皇后湖湖水連為包湖西翼潭湖方輿紀要
 云和州烏江浦在故烏江縣東四里即亭長艤舟待項羽處
 水經注云江水又北得黃律口即烏江渡也章懷後漢書張
 禹傳注引水經注云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
 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按東漢揚
 州刺史治歷陽今和州也周應合景定建康府志云白鷺洲
 在城之西酈道元水經云江寧之新林浦西對白鷺洲又曰
 曲水晉海西公于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水經注曰舊樂
 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方
 輿紀要常熟縣崑承湖水經注云廣長各十八里文選江賦
 注引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會溇湖漢志丹陽郡溇陽縣應
 劭曰溇水所出南湖也說文溇水出丹陽溇陽縣又有溇水
 亦出丹陽建康府志云酈道元水經曰朱湖在溇陽又云銀
 林堰在溇水縣東南一百里即魯陽五堰也今蕪湖縣南有
 支江俗稱為縣河經縣市中東達黃池入三湖三湖丹陽顧
 城石曰湖也至銀林而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即此也蘇常
 承此下流常病漂沒故築銀林五堰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
 東而宣歙皆由蕪湖西出達于大江濱湖之地皆隄為圩田
 中江亦漸隘狹故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

必被水患遂以石室五堰路又液鐵以固石故曰銀林今訛
 為林又云中江舊逕溇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今永陽江一名
 九陽江一名潁陽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迹唐開元
 十七年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
 舟楫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于
 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施輕舸饋糧是時中江
 置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溇陽縣之西有五堰者古
 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
 人販賣薄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五
 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
 溪由荆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
 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漫著其詳以見
 溇陽亦禹迹之所歷云明高濂韓邦憲作廣通壩考曰廣通
 鎮在高濂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曰丹
 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
 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
 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身山云左傳襄
 公二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
 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以
 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
 矣而漢唐以來言地理者遂以為水源本通蓋皆指吳所開
 為禹貢三江故道耳中江之蛛絲馬迹見于羣籍者如此又

漢志丹陽郡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
入江在今寧國府界豈即清弋江乎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
西北入江冷水疑即清水也而應劭乃移而屬之零陵郡冷
道縣下故臣瓚以為非也此水不見于江水注為附記之

水經注卷三十五

